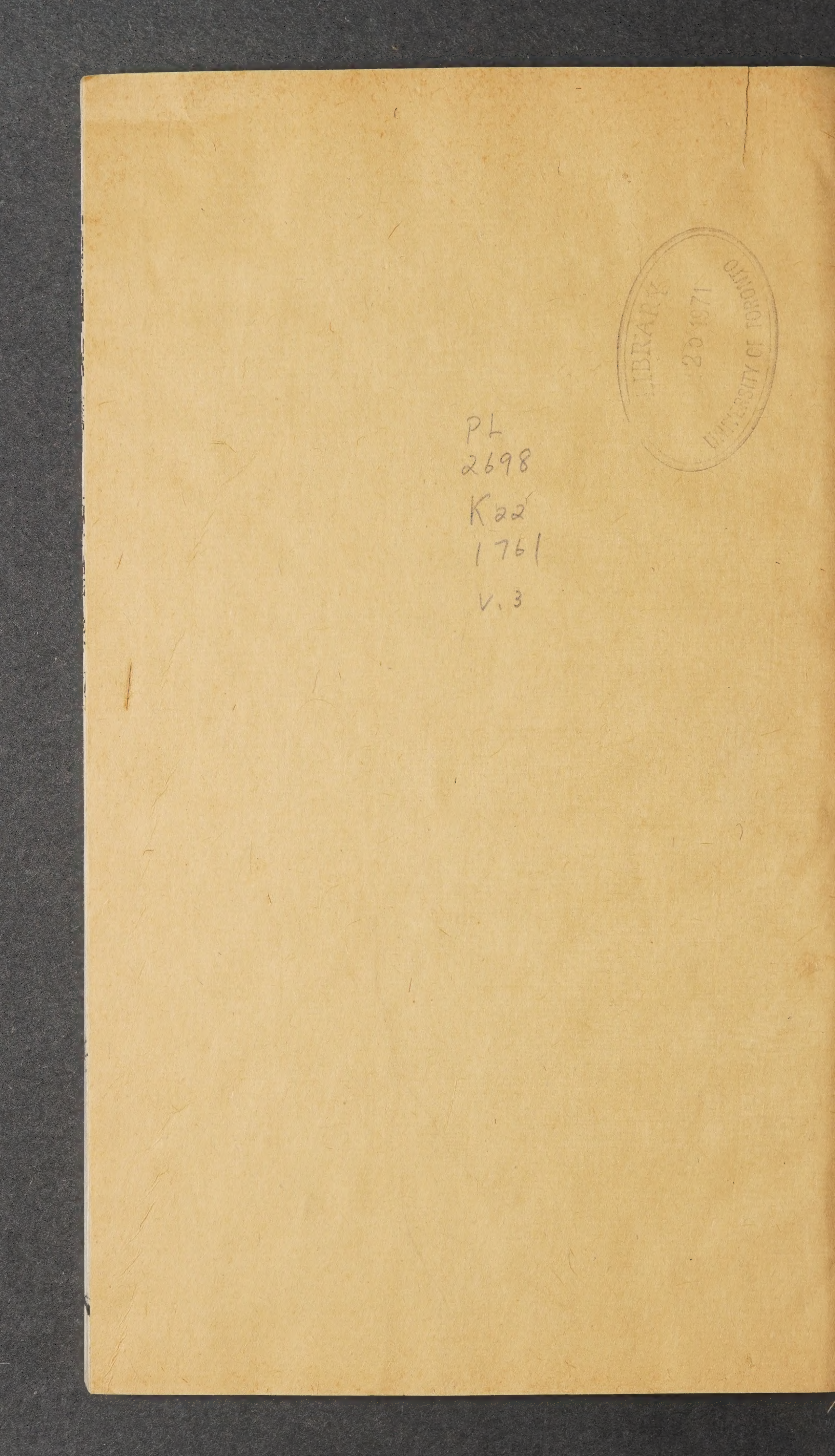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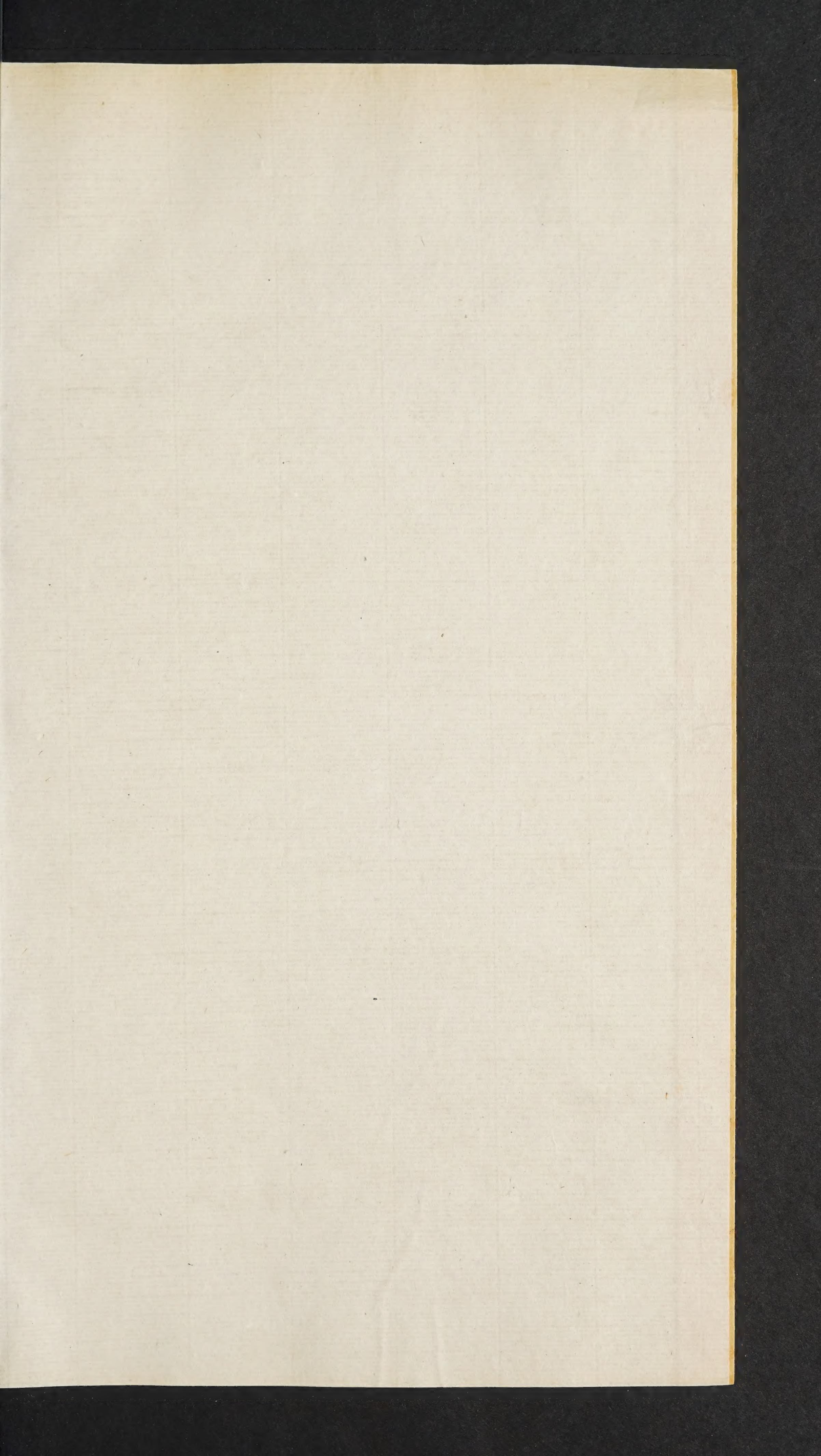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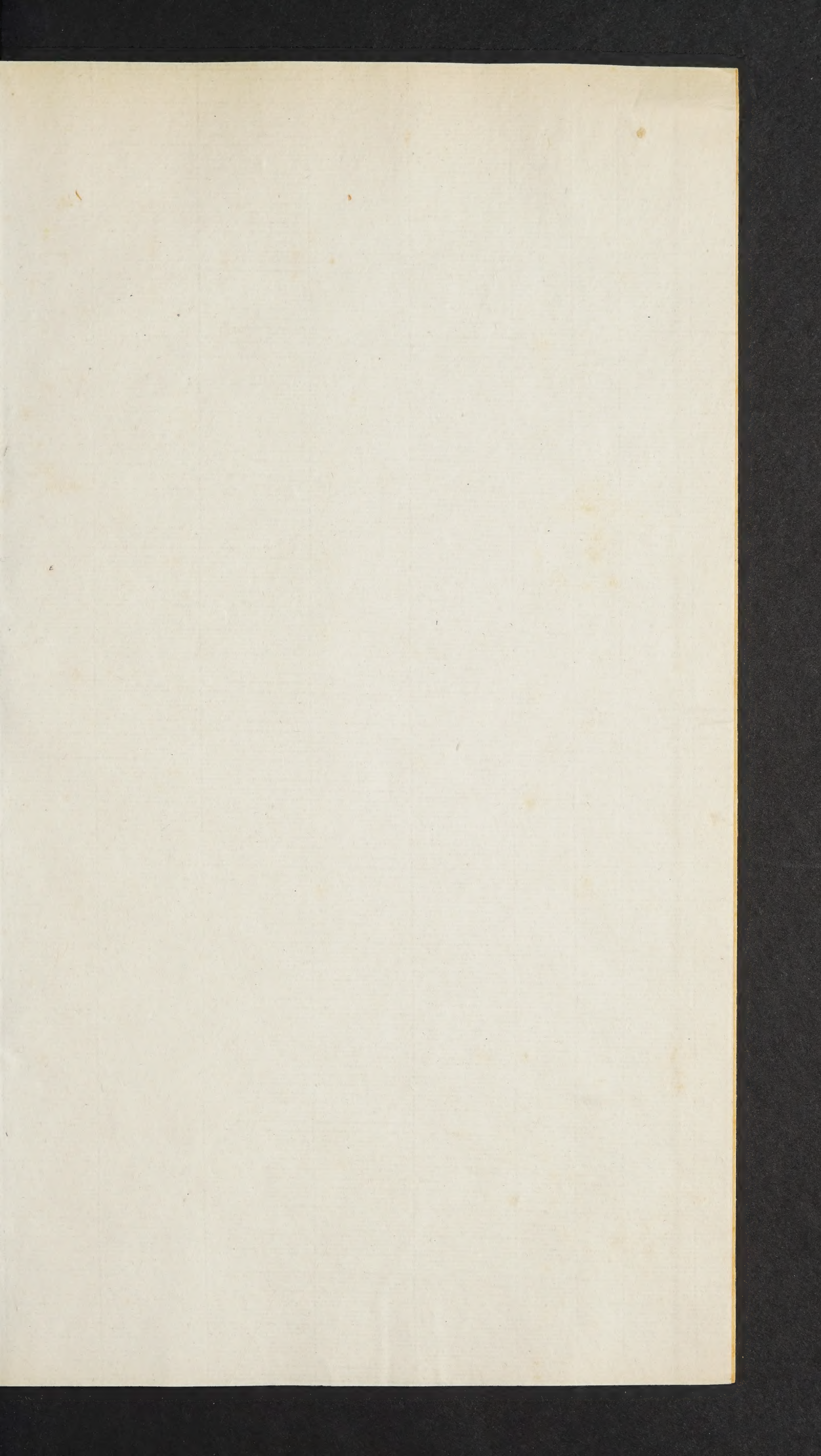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康對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後學　同邑孫景烈孟揚選次
後學　長白瑪星阿景謙參閱
邑後學耿性直伯正校
　　王應槐兆三
　　何瑞雲卿
張書紳公佩分校

序

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平蜀詩序

自巳巳以來蜀民不鈐方土罔靖天子震怒爰命討平川漢之間士馬塡溢財殫民困賊勢益延一時受

命之臣瘁精竭思文武咸致撲之不滅隨撫隨叛於是上命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往終厥勳蓋是時公已悉平山東中山河南之賊遂督所部將軍鼓行來蜀乃於二月辛丑發兵保寧羣盜方叛走漢綿勢焰揚熾人心疑畏將謀內訌公曰此若擣鼠宜先塞其旁穴夫旁穴苟塞何所不擣自三月壬申至於丁丑所誅獲者萬有千計蜀方用寧川漢咸乂廵撫陝西都御史藍公屬予序以賀公夫以精不以多以律不以寬二者兵事之軌道也予曩聞征蜀將士言蜀中多巉山絕壁賊更善附山攀壁千人刺矛激弩萬

夫莫能當也地多草樹窩凹師弗習往往中其伏兵平衍之野又多稻塍水堰騎不可馳步不得奮一相擠倚仆跌着崩加之地氣卑濕餉飼不飽士馬忽已大半物故倉皇用騎馬百不能選一此語實矣然是時士亦多首功者豈設機應變不善哉或失其執道耳藍公言公初進兵時先檄各路塡守要害其故所往來之道旣絕又分職專使糧糗常繼師得宿飽諸餘紀律之事益申益嚴擊者不取取者不擊奇自為奇正自為正鋒鏑相錯毋有易也夫持是以往雖天下可也豈但蜀方哉公英爽桓毅之氣加以修涵有

素宜能先覺乎此事功之成捷於影響固非偶然也藍公與公同事共勳能喜談樂道如此要豈其私好哉爲祝之曰願公凱還後以所得於蜀者上於天子綢求所以安而鎮之之道使蜀之父兄黔首如曩時各得保其屋廬毋畛死不爲盜則公之德於蜀者不但萬萬世也公以爲何如哉

存笥集序

存笥集者凌谿朱子升之所作也清新俊逸有國風之才焉然凌谿子循循若無而士大夫者乃人人願見矣郎凌谿子何爲靳而不傳耶夫言之及於遠者

非必尊官高年也詩又言之精者苟有諷詠興起之益雖鄉黨閭巷可也况思深義熟該備情理如麥谿子之撰哉縣令劉侯者濮人也悅而刻之將以廣及同志予嘉其能昌君子之言也於是紀諸其後

張舜卿東征詩序

正德六年山東河北盜起官軍赴勦者以數萬計賊勢益盛於是上大怒命右都御史長洲陸公往治之仍添調遼東宣府兩邊之兵以爲之前陸公行於是以武選主事靈夏張舜卿統宣府兵勦西路叅將某統遼東兵勦東路十一月中張與張旺率衆冦長清

章邱鄒平高苑壽光博興昌樂諸縣而舜卿度賊必夜抵高麗鎮於是伏軍貞觀鎮俟臥擊之高麗去貞觀鎮十五里四鼓先令斬榆棗塞巷口道路分八百人遏要害餘兵皆遊擊約五鼓鼓譟而進賊急來犯我師盡爲榆棗所罥挂我師於衢衖閒奮擊斬獲不可勝數而二賊首亦就殄絕於是舜卿下令曰賊固有脅從者吾良民不可槩殺先降者當生於是得男女小大八百人騾馬千數十匹龍鳳旌轎及兵仗雜器三千七百有奇十二月壬寅賊劉六劉七齊彥名圍莊平舜卿以精兵百人與子破其圍斬獲劇賊數

十人未失一矢提上舜卿以功進武選員外郎子爲
百戸縉紳大夫聞者皆爲歌詩以嘉舜卿之績命曰
東征大提詩昨舜卿以少保右都御史彭公之奏來
與平蜀其過時出卷示予予深歎舜卿文學之士能
克武有勇如此聞齊彥名楊虎劉六劉七者巨盜大
賊也方其猖獗時老將宿謀皆唯唯甘後不敢抗一
鋒舜卿能以百人解其堅圍斯已偉矣其高麗鎭之
提張與張旺者劉齊頡頏之盜也寇淮安立敗兵備
兵擄知府劉祥不一年集已至數千人直隷山東徐
淮諸處所過傷殘毋敢攖也舜卿一戰遂克使無子

遺此非表表然具熊羆虎豹之勇而善謀能料其孰能然哉其孰能然哉今蜀地悉定舜卿之功又不知幾何由是而往任授方益大矣然盜起固有所繇其繇皆舜卿曰覩而心悉者廟堂之上寧可嘿然而不求爲之所邪鄙諺曰治壞於少安病加於小瘥今日者嘗病痊劇之際者也失而弗治後何已乎予與舜卿同年又厚誼如兄弟故旣讀其詩於其卷首又猶有是言焉正德甲戌春正月丙申序

送沈仁夫序

沈子在關中也凡五年故沈子能數過予予於是則

能有以熟知沈子之為人茲沈子秩使憲滇㫋矣沈子以書抵予為別予以痃癖不能餞沈子也乃以其意告沈子而贈之曰夫騏驥驤騄所以稱良馬者以其德足以致遠也士大夫所以稱有良治者以其業之居諸身者廣大而堅固也今天下之民所以困踣愁苦不能休息者天子嘗以蘇息安妥申飭有司使亟行之而此日甚也固征賦之令未善邪何行之百五十年而獨至此棘也夫由近之所行而不易雖悉蠲征賦之令而民當益窮何也禁令不明刑罰不當奸吏舞文而欺罔豪民倚重而噬弱故貧者抑恚委

心甘爲人役而鈎利之徒洋洋然橫行於下而無忌也昔者沈子之在關內蓋嘗求是而治之矣旣而何子道亨又惟求是而治二子之治才一年而關門之民瘠如縷案上吏虛恢鮮實苟務姑息忽經制畧肯纍民安不然故愚嘗以爲教化之道在於富民裕才富民裕才之道在於明法禁審罪當刑法禁明罪審刑當矣禮樂有不興者吾未之見也曩於何子之行也旣嘗以是告之知何子居乎其業者廣大堅固可以行之而無蹟也故於沈子之行也又縷陳不繁焉沈子何子其道一而已矣夫久通之而必渝久張之

綋必韌皆不俟先民之訓而後知者也奸吏豪民之
治不嚴徒以區區小過細事詰審劇切非所以求之
法制之外者也今之言者曰貴近科擾官吏疾首苦
心而莫能拒其至大者然止一索而止姦吏則緣是
以趨五倍之利豪民乘以先楫速報者又輾轉藉倚
是以什而供一也彼貴近者固莫能遽已矣此緣貴
近厯民者吾亦不能已邪孔子之仕魯也魯人獵較
孔子亦獵較而孔子先簿正祭器此所以使自廢其
獵較之道也奸吏豪民無所得志於下彼貴近卽甚
狠無厭見求之難如此不俟再求而心已勸矣此姑

舉一事以告沈子耳沈子愛民信法崇德敦義關中來仕者吾徵有多見也民盼盼于上之治已也今已數歲無驗矣予不於沈子望而誰望邪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公平蜀詩序

正德辛未今右副都御史馬公以僉事分巡川南時藍鄢諸賊爲患蜀中者已二年旣伏誅後復有廖麻子起川北方四起李崖井各有衆十餘萬破瑪瑙關陷南川綦江直犯江津以窺重瀘諸軍望鋒而潰亡敢攖者都御史林公俊駐軍江津以公與副使何君有叙瀘之捷遂檄公巡川東州東諸兵事皆以屬之

曰賊非君莫可平也公于是與何君約曰副使李君以施南兵阨綦江路吾宜躡而蹙之大埡與爲夾擊此至計也於是俘斬萬餘人賊懼走乃追諸永澄⿰土曹東鄉垻提檣筲益斬獲不可勝紀於是賊日夜竄毋敢反顧自蹂踐死者若積薪刈臬用兵以來此大創耳然時山路巉嶮饋餉弗繼氷雪凝沍而人士凍餒不可支公自徒步銜嶮勞苦慰勉故士人之感悅用命如此賊渡江北川湖土兵以久役思歸林公召諸公急還徵兵公獨以民兵數千襲賊後賊攻梁山⿰耳爾新寧公趨保新寧賊遂遯去方四乃道亡公擊牛⿰阝麗

酒犒士卒曰吾乘勝追殺彼倉卒未諳吾衆寡必急擊之可得志也衆曰唯乃進追於陶溪及鳳凰山連破之於是賊走廣利寧羌掠食而已廖麻子在漢中聞若此因內懼求撫軍中諸公信以爲然公曰此所謂急則求撫緩則復叛也吾不能以全蜀之衆受侮於賊乃縱兵追擊於淸風嶺歌陽寺大破之於是方四賊爲曹甫遂來乞招而自散者已數千人川東之賊始渺小矣廖麻子益自懼於是殺曹甫以遯而公帥兵追之斬獲不可勝數賊乃渡江轉川西往來漢成都之間以危言索㕑江市於是主者以我師老憊

議招益堅公極論不可唯飭兵戒士籌計攻討會臨
江而父兄輯子弟數萬人拒賊弗納賊屯新梁相持
者月餘而新梁民又欲謀變賊乃去新梁復縱橫漢
州勢延蔓不可支矣上於是以今太子太保彭公來
視師公首陳平賊之策凡若干言彭公嘆曰不如是
賊不可平也乃出潼川梓潼會兵漢州一戰廖黨遂
空喻賊以千餘人由間道東奔所經窮山絕谷捷若
流電凡三日追兵未嘗一及獨公所伏兵數邀之會
有詔進公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屬以兵事公受命
益痛自刻責明賞罰嚴紀律厚士卒謹要害賊遂不

能更西於是又勤兵刈馬嶺絕其東奔屬副使曹某都指揮韓某悉以精兵更番向賊而已出高坪銅鈴歷抵平桑覩覘緩急至燒刀溪戮渠兇七人賊計窮始有志請降遣渠魁二人赴軍門公與期四五日越三日賊已相率來而喻某亡去旋獲斬之蜀盜悉平捷上進公右副都御史賜以璽書及金帛優賞之焉夫平蜀之功予以罪在鄉里蓋數聞焉故知馬公先後詳細如此蜀家承平日久豪民貪吏得志恣肆窮人嘗被荼苦不能何故奸猾者輙起兵生亂賊又矙知兵戒弛玩又每要求招徠縉紳大夫不窺其誠僞

輒亦信之故愈無所忌憚觀漢中與臨江市二事非馬公安可爲也林公覩事見信彭公納策決機非明者不能皆策書所尠者此其數豈宿貯曩定邪未幾內江人駱松祥作亂有衆至數萬有司議兵討之公曰賊初僅百人耳餘皆良民脅從未可盡戮也乃勸兵坐境上傳檄諭之其衆果散去遂寧奸民挾其三里之衆曠役四年矣猶弄兵山中以脅其有司公命縛渠魁十數人餘民服役如初膚淺者當何如也茂州羌悉衆圍城城水盡圍急公遣人喻羌以朝廷威德且使入城投方鑿井以待圍解茂人因謂爲馬公

幷云使他人當之馳奏請軍矣夫戎兵之事聖人之
所愼故學鮮傳焉馬公由書生起家有宿將之所難
此不可以風聲氣習槩論也易曰長子帥師以中行
也其馬公謂邪予聞渠縣有兇人嘗戕其居民閭門
死焉凡數年有司置不敢問公至悉縛治之方匆匆
理校行陣也而又明法昭禁使教道顯明非確然長
者不能陜西按察使邵君文實以四川諸君子之書
謂予曩爲史官於馬公有管鮑之義當有言以引所
爲百代奇勳詩冊之首故援其事實而私論之焉

送王克承序

王先生方伯關中三年矣使者師生以王先生數不
理於羣口謂承流宣化之臣宜莫有如王先生於是
尊禮王先生有加焉凡仕關中者及關中士大夫初
不識其指意所在皆以使者爲賢明能獨知王先生
也夫自明興以來承流宣化之臣予於關中得二人
焉高密李承裕與王先生耳然皆直而靡撓清而靡
汚子然弗涇於俗油然弗媿於心者彼又惡足以知
孰可驩乎其心孰乎其譽而當乎其毀者也及其有
請於王先生而不獲也則又求所以甘心焉於是又
以王先生爲不可凡仕關中者及關中士大夫皆以

使者爲不肖曰是徒以市井之心瞯長者之度是卒以自狀其奸譎譎險之迹而已是亦奚益於事而奚損於王先生哉於是王先生奮然若曰我知靖恭執事私顧靡爽爾矣夫行年若吹飈奔矢也我奚可以其潔而易其穢以其安而易其危哉於是力陳其志而歸上與大臣皆莫得而留焉於是王先生浩歌以就駕大揖以謝客又忻然若曰田爾而耕水爾而釣吾得返吾初服而已吾又安知所謂毀譽榮辱何物哉凡仕關中者及關中士大夫皆曰若王先生蓋古所謂仁人長者增之而弗崇殺之而弗卑者也彼奚

以是爲有無也於是誦說我王先生至於無窮焉而
庻民小子跣而逐號泣而後先者不可以鉅萬計游
西子聞而嘆曰王先生所以自爲者其蠲潔若是也
夫豪傑之士不以邱壑之死而輕屈於細夫況若爾
哉茲所以爲王先生者也於是次第其事以贈王先
生

浚川文集序

浚川子之按關中也以所爲浚川槁九卷示予予得
而讀之有賦四首樂府二十四首古詩五言二十六
首七言十首律詩五言三十六首七言四十九首絕

句五言二十二首六言二首七言十一首雜文三首
奏議五首嘆曰浚川子之文之盛如此乎哉夫言者
心之聲文者言之章者也士自始學以及於其老莫
不唯道焉是致道不可以無著也莫不唯文焉是業
君子所以布其心志於天下後世者文而已也然天
下後世讀其書則有以考其德考其德則有以識其
人是文之所以為文者以學而不以誇以所能至而
不以其所徒聞故周公孔孟之文當時誦之後世仰
之其體如是也故以其可守而善弗久而敝也故謂
之經經者常也盡人倫之常者也故濶世莫能蝕盛

世莫能加巧者毋貴知者毋變也浚川子曩與予遊翰林窮古聖人之蹟黜百家之謬當時所同遊者莫不以君爲能然詣理極變發精殫微博而能簡麗而能則若浚川子蓋今所獨步操觚之士靡得並焉夫文有三等聖人所不易而學者所未諳也上焉者惠猷啓績若唐虞咨俞之美焉中焉者　道廣訓若孔孟删序之微焉下焉者序理達變若雅頌諷托之妙焉三者不具雖文何觀其故在所以養之者厚而毋淆純而毋駁而已浚川子之所養可以無媿於斯二者則其文之所至三者何歉焉予悲今之爲文者殊

昧此道故讀其文而附之以此此此可以告後學矣正德壬申冬十月十又二日序

韓汝慶集序

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然能生矣或又弗弗底於成中庸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豈聖人天地固亦有弗能盡者與予因韓子汝慶之殁於是傷天地之德有所不能自盡焉豈生則其理而弗能盡則其數邪汝慶韓邦靖朝邑人也與其兄汝節同舉正德戊辰進士予與鄠杜王敬夫納交焉私以爲文武之業康濟之器茲實其人乃後十餘年汝慶以山西參議卒

於家予亟往哭之撰誄寫哀謂天佑人國家畀之以才矣復爾斂之扶輿之氣萃之有期期不常逮逮矣復斂天道柰何聞汝節彙其詩文若干卷藏於家笥予痛汝慶光已肆而弗長用將究而忽窒幸猶有此可以表見來世讀其詩思其人泝其志於戲汝慶可謂弗死矣古今詩人予不知其幾何許也曹植而下才杜甫李白爾三子者經濟之畧停畜於內滂沛洋溢鬱不得售故文辭之際惟觸而應聲色臭味愈用愈奇法度宛然而志意不蝕與他摹倣剽斂遠於事實者萬萬不同也予恐讀是集者愛其詞而不逆其

志徒以區區辭章之末覩汝慶故以是序諸篇托臨潼趙伯一氏刻而傳焉嘉靖丁酉春三月七日丙戌序

海樵子序

予居滸西別業三十年矣耕鑿飲食之外所知者農圃藥醫之細爾而舉所謂道與器者不識何物也予友湛甘泉氏寄予格物通及學訓乃知君子之道非高明不居如此予之荒唐益可笑也乃端溪王君又以海樵子寄予談理辯義精詳懇切有甘泉氏之風至於三復之餘始知其原出於甘泉氏聖天子以堯

舜禹湯周孔之道化天下縉紳以道自鳴者紛紛然無下數十人而篤實當理則甘泉氏師友之間爾端溪君以盛年大學樂是道於灃淵之濱而不乘時建績光輔大業則其志可知矣吁抱洙泗之藝而甘心箕潁之間斯足以見唐虞人才之盛也已因駱生之請遂以是序海樵子云嘉靖十七年戊戌春正月己丑序

休庵詩集序

故兵部尚書王莊毅公休庵集三卷巡按御史對霍李君付知臨洮陳君刻之以傳屬余為序其後以識

歲月予惟公剛方正大之氣千百世之下聞之者尚凛凛然起敬況當時乎亡友山西按察副使馬君公順道公履歷獨詳以爲關中山嶽之氣乃篤生於公如此昔山陰成質夫巡按時蓋刻其憩庵集矣休庵集則公所自著者詞嚴義正渾厚爾雅讀之可以使人興起志意立懦而廉頑顧至於今板刻尚艱對霍君力謂公當代名臣關隴豪傑見其集信知浩然之氣公所素養故其事業文章皆本之於此眞知言哉昔韓昌黎之文至於異代得歐陽永叔始知其美而傳之其道同也今對霍君之於莊毅蓋同代後時者

其神契何異於韓歐邪敬書以告後之君子焉時嘉靖丁酉冬十月乙未序

送樊子諭序

蜀有博學篤恭君子曰樊君子諭予往者識之鄠杜鄠杜有博學篤恭君子曰王敬夫樊君以教諭居於鄠杜與敬夫交且厚也故予訪敬夫於鄠杜因得與樊君交故予知樊君猶王君之於予也後樊君以家艱去鄠杜予每至鄠杜王君必稱之曰夫安得樊君與之共坐以論哉其見懷於君子如此此可以知樊君矣後數年樊君復除涇陽教諭予有族姪在涇陽

則又數與樊君遊故益知樊君表表長者也今年夏五月庚午知涇陽吳君某者　同年也令族姪康生來以書謂予曰樊君以浙江之聘將往校其試文願吾子之有以贈樊君也夫試以進士文以顯業校以别賢故士非試無以進業非文無以顯賢非校無以别士者天下治安之所資君相所宜愼求而勿易者也浙之大夫君子有以知樊君之賢也故遠求樊君者如此勤其亦有冀乎樊君焉耳今天下豐產之區以浙江爲首司而言士者亦惟浙江是先蓋自高皇帝建國以來其以文武之資佐命而創物者若括蒼

劉公以儒者之道而示斯文之軌則者若金華宋公王公與天台方公數君子者名德巍巍然首集昌明開物之始其流風餘韻天下莫不仰之如觀也况其桑梓之地哉今浙江之士日盛而登庸之效日益以聞於天下矣其士之抱業就試者又鱗次羽集於場屋之間矣非積學履眞遜照廣識者尚可以易辦於斯哉是以特之吾樊君者艮以冀其如是焉耳夫文之所以見士者自古堯舜咸先之葢微言無以見志故試其文者將以探其業也數言之間心之邪正學之眞僞業之崇卑舉露而無隱焉其校之者或未能

如是也是倚衡以觀眩獲其所獲而非吾之所謂獲者多矣夫豈斯文與斯民之幸哉樊君其有以念之可也謹以是復於吴君其聯閣希戀之懷吴君自有以道之非予所能及也嘉靖元年歲在壬午夏五月二十又六日辛未序

陝西壬午鄉舉同年會錄序

予覽傳記之所載關中風聲氣習淳厚閎偉剛毅強奮有古之道焉勝國以往姑無論矣明興若先尚書公文簡馬公御史高公司馬王公端毅司寇宋公其進也或立德立言操心亮節建功昌朝知名當時其

退也敦本厚族睦黨重俗至於今論其義思其人使人薾思奮孟子所謂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豈不信哉然習久而訛俗遠而敝今之士大夫果能無媿數君子之意乎此予之所深憂安得聚吾關中士大夫而一語者也何也棄樸趨末則淳厚蝕務細博奇則閎偉散脂韋浮沉則剛毅亡卽譏履僞則強奮熄關中之士所以聲名於天下者此數者苟既蝕散亡熄則又何得以稱關中云云哉故曰此予之所深憂安得聚關中士大夫而一語者也適今年鄉舉士某等以予弟河及予甥張之渠德光同舉而

有會且將錄而傳也托予序其後此正予所欲告於鄉之士大夫者乃又托予有言哉於是更陳其義以告諸君曰夫君子之道進德修業而已矣故夫子於乾之九三曰君子進德修業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此得乎已而無與乎外故窮不失志達不離道今諸君行將登用於時所以加諸其行事者一言一事有倍於此則非所謂進德修業之意而顧慮持疑之惑起由是將有言其所不可言行其所不可行者豈非夫子之所棄哉夫國家所以待士大夫者禮義之厚諸君幸親與見也自監臨以下洎諸執

事豈不欲有得人之望於諸君哉關中之前修學者之已事乎故丁寧於諸君所冀諸君之愼之也今日諸君之會正所以修其同爲吾關中之光也於此而少有所異則遂不可得而言同矣諸君勉哉嘉靖元年壬午秋九月八日序

何仲默集序

明興百六十年其文遐哉盛矣然作者接轍於域中其敦致古昔遜稱先王人人能矣而義意繁猥溢於往訓摹倣剽斂遠於事實予猶以爲過云　治時上與化重文士大夫翕然從之視昔加盛焉是時仲默

爲中書舍人而予以次第爲翰林修撰一時能文之士凡予所交與者不可勝計予顧獨以仲默爲難能仲默時方弱冠也予每見仲默之作嘆曰嗟乎文其在茲乎夫序述以明事要之在實論辯以稽理要之在明文辭以達是二者要之在近厥指意凡仲默之所作三者備焉故予歆慕歎息非私之也武宗皇帝之三年予以憂罷修撰歸十三年仲默以提學來關中數能以公事過予出其所論著凡數萬言皆當實不修可以上薄屈宋賈董有相如子長之風顧世無知之者獨曰何子有詩人之遺意厥覩淺矣仲默豈

獨工於詩者故仲默名徧天下然實無知仲默者此
也漢魏以降訖於開成世代既移音節斯異修辭之
士能無惡厥趨斯以優矣復能引而上之不沉於流
俗由載籍所覩若仲默者豈非鮮哉十六年秋仲默
既卒又三年予次第其文爲若干卷首賦次詩次文
皆隨體區裁因製列卷題曰何仲默集錄存家笥以
待後來讀其文思考其事可以知予言所指矣仲默
才高而意宏德純而識遠榮辱毀譽一無所動於中
予別有傳記茲不載方予定次仲默集時値張子時
濟過予所見與予甚同因更與定之如此集云嘉靖

三年二月甲子序

送文谷先生序

予以壬辰冬再詣長安文谷子來訪予覩其人聽其言有乎之君子也當時諸君子相訪者顧無能如文谷子於是定交焉凡予所論說於文谷子者他人莫能解獨文谷子迎刃解焉曰今之士大夫率以文章口耳之細能命一辭勝一說即小視萬物皆莫已若是蓋未嘗反而求之於心故馳騖如彼耳然于辭說之末亦未之領畧也左氏國語一時之言其精粗雖異而大指無謬於事實故或錄有出入亦不害其有

物之言也今之士大夫竊取其語似而未通其大指故泛焉蕩焉不能自得所依薺好古之過也於乎斯言也豈尋常所能識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仁者心之德也學不求諸其心徒以言語文字之細貿貿焉終日以爲道在是矣亦不遠乎予今歲凡四會文谷子矣其所啓廸士類一皆因之於心而求諸理故士子沛然興焉諸以言語文字相勝者方退然若無也豈非文谷子之化哉聞文谷子以考貢不合於條例左遷治郡今天子勵精求治廟堂諸公方虛心以求天下之賢翊贊　化安有純儒如文谷子者肯

使之待年於郡而不亟登於朝哉於予是深有望於文谷子矣關中諸君咸有詩贈文谷子僉事南濵子以予爲序故予以所得於文谷子者引諸其首甲午八月戊午序

王舜夫集序

昔王舜夫在山東督泉以五古詩二首寄予才情之妙近希靚也後見陳伯行所刻然甚少益足以覘其所爲詩矣嗟乎舜夫之才典麗咸備機軸不凡蓋作者之儔也不幸早死厥志弗究士林惜焉比自華山歸道過長安遇伯子直夫出舜夫全集問序於予曰

此亡弟舜夫之作也舜夫精力頗盡於此幸而不與
俱亡亦賴於此兒輩將刻之以傳惟吾子序焉以詔
來世予惟天地清淑之氣以間而萃於人然輒予而
又斂之故鄒炎李賀百世與憫鮑照謝朓千古共珍
蓋天不愛寶而慳才神不比淫而忌雋載籍所覽畧
可徵矣明興百七十年文章之士莫盛於　治正德
嘉靖之間其奇且逸者則光耀弗長仲默昌穀是已
理之合變達者畧焉世稱壽者貴者百年之後寥寥
無聞而鄺李何徐世異代殊如一日也其得喪重輕
遜乎弗驂予於舜夫又何傷焉集內詩若干首文若

干篇共十幾卷舜夫之製宏且富矣其行事載在志傳列之卷首予不贅也嘉靖十三年甲午冬十月朔旦序

樊子少南詩集序

予昔在詞林讀歷代詩漢魏以降顧獨悅初唐焉其詞雖縟而其氣雄渾朴畧有國風之遺響後三十年會信陽樊子少南出其詩閱其議論蓋初唐之雋者矣然體裁因時而易世道升降聲音畢從亦理之自然者少南生八百餘年之後能脫夫近習 聿造其與如此非所謂豪傑之才哉或曰唐初承六朝靡麗

之風非儷弗語非工弗傳實雕蟲之末技爾子以雄渾朴畧與之何邪曰正以承六朝之後而能卒然振奮其氣詞或稍因其故而格則力脫其靡也或曰然則盛唐不足邪曰所謂文之以禮樂而考得其成者也少南集其所爲詩若干卷示予徵予序其首因其卑合於少南而欣愛其體裁故以是歸之學初唐而得初唐學漢魏而得漢魏學古君子使皆如少南斯可以爲我有明之盛矣乎嘉靖十五年丙申春二月丁亥序

林泉清瀨集序

此亡友野堂王君仁端之作也野堂有美才敏思遇有所感則詩若詞應口而出無䠶點竄俏意儁句層見疊出揮灑示人四座稱羨以爲難能至於塡腔詩韻得諧郎已初不深求東鍾江陽之細其間或至以庚靑協東鍾以寒山協監咸者曰歌之不離是郞大協我道葢如是耳客有難者笑而不答已而曰於戲三百篇亦古之樂歌也被之筦絃薦之郊廟神人以和顧豈拘拘於韻者天地間所聞皆韻視作者何如耳夫豈有不協哉長白山人徐本良曰仁端之論奇矣何古詩有協韻而律詩則專韻乎今之歌曲猶律

也故樂府法以知韻爲第一義分甚嚴也世代之相乘風俗之沿習柰何可以如是論也予次第野堂之著將刊以傳世而猶以二君之言序諸卷首雖所以發其才之美又因以明其法之不可廢也

太微山人張孟獨詩集序

夫因情命思緣感而有生者詩之實也比物陳興不期而與會者詩之道也君子所以優劣古先考論文藝於二者參决焉孟獨與予同遊南山及韋杜鄠之間凡十有餘年每有所作予輒稱善今其履益深而辭愈遠矣非有以神會是理優游斯道其何以然

哉一日孟獨過予濟西山房出所爲詩十餘卷予取
而讀之若鮑謝復出沈宋再作頗幸相得之未晚也
因與區裁其體而講訂如此嗟乎明興百七十年詩
人之生亦已多矣顧承沿元宋精典每艱忽易漢唐
超悟終鮮惟李何王邊洎徐迪功五六君子蹶起於
治之間而詩道始有定向繼而孟獨接武於正德
之季一時作者金石並奏斯皇明有大雅矣於戲休
哉昔先兄德瞻蓋嘗奮起於成化之初矣顧天不假
年弱冠而隕篇章雖存神化未遠識者憾焉夫弗因
于情則思無所命是不緣感而有生也故比興不明

修飾無據雖盈笥櫝將何以觀哉以是知孟獨之詩當沛然傳世也撫臺劉公嘉覩斯集慨欲板行値予東遊華山再過杜曲太守李公裝潢見示因遂書此序諸其首而且泝我明詩道之盛由於諸子者又如此云

樊氏族譜序

陝西按察司僉事樊子少南出其家譜一帙示予凡十三篇不遠冑以誣親不撰美以欺世蓋古人之所難也昔予嘗修先人之譜矣定例義以示空同子李獻吉氏獻吉以爲可觀後獻吉爲李氏譜則采而用

之又數年予爲母氏族譜涇野子以爲直質與之謂予獨無遠肖撰美之嫌如今少南所撰者焉讀之三復乃知英雄之意凡有所爲則一主於是而不計其他益又爲古人之所難也梅國與研岡之序道之詳矣敢敬題諸其首以爲作譜者取法焉

史記序

太史公作史記百三十篇由黄帝以降訖於孝武之世傳記之所載故靡有遺矣然學者多尊師其文而莫得其書有志之士憾焉予曩遊南都睹太學之所積則年歲久遠刓蝕過半蓋自中統抵今翻刻者鮮

是以良本絕廢闕漏罔稽魚魯益繁亥豕靡擇斯固
士大夫之責耳矣於是博采旁搜十有餘年始得斯
本若獲珙璧乙亥冬將謀於梓用暢宿懷然其所有
則但紀表世傳而八書逸焉間雖補之縉紳所藏差
謬又甚脫簡彌滋於是殫心竭思繼以日月參覗羣
冊斷擬至理頗謂苟完斯典不墜前聞自丙子八月
至此踰歲刻成咸謂當有以志所由來故輒爾漫及
匪敢微効第永茲文若夫孟堅所論龍駒所稱則俟
有博雅君子折衷於聖人之道而是非得失固難以
一二人之言盡萬世之議者也至於黃老之談蓋當時

所尚行已有徵非先之也其云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斯可爲名言實錄矣夫列傳先夷齊而後管晏所以尊高節而賤功名也老莊申韓至同傳焉此其意云何司馬貞思欲續成先志乃謂静躁不同德刑亂舛遠近乖張詞義踳駁欲柱史與漆園同傳公子與商君並列則所以云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者豈未嘗熟讀而深思邪蓋既成一家之言又安能悉合於衆人之意鄙諺有云閉門造車出門合轍難矣哉

難矣哉

壽石渠先生序

夫名者萬世之所榮而道者一身之所積也古之人若伊尹周公雖由今之世不必盡讀其書識其事愚夫愚婦亡有不知其爲伊尹周公者而伊尹周公所以爲之於身顧亦曰求得其所爲爾見之於世而人道之夫固如此不可已也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由初出而仕也即著其名聲於名公卿大夫之間爲都御史則黔服之民 之 稱已盡矣爲兵部尚書閭閻之間夫婦之細亡有不傳焉其致且歸也九 八 之遠椎 之異亦斷然

若以一日不可無公者亦奚能讀其書識其事也先
皇帝臨御之始戮奸回用正直首起公於千里之外
天下之人亡論老幼愚智賢不肖又皆欣欣然喜談
而樂道舞手而颺足若將以爲可相引與俱於富貴
也去年公壽九十天子以兩宮徽號禮成大賚天下
存問耆舊大臣而齒德爵所獨尊者以公惟先遣行
人吳玉榮齎詔幣以往縉紳大夫歡言於朝士歡言
於學商賈行旅農夫餉婦歡言於市肆田野葢公之
心未嘗一日少忘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之心亦未嘗
一日而少忘於公夫得大臣之位而思盡其道者由

國朝以來至不少也獨公與人情如此焉不知伊尹周公所以在當時其生而存也有與否也監察御史楊儀曰士固有曠世而相慕者公今在健而亨而其儀矩也近且易仰苟天下有若人尚紛紛然日且望之若以爲或不可及公况爲鄉人乎遂率其鄉之人之仕於朝者爲五七言歌詩若干首錄以奉壽公於三原里中其既成也故又屬海爲序

奉壽邃庵先生詩序

我邃庵先生以盛德大學儀刑天下關中之人親炙之日視天下加多焉故其感戴欣慕之情至於不能

自己非私也其所得者深故其所報也厚卽先生固
靳之亦不可得矣今年冬十二月十又七日實惟先
生初度之辰而先生之壽至是蓋七十又四矣此天
之欲壽乎國家必先產明德之臣益之以壽考居之
以寫位使佐明辟佑元化也吾鄉都御史壘夏馬公
宗大萃關中士大夫舊遊先生之門者而語之曰吾
輩所以不辱乎先人之訓能自立於天壤之間者先
生之教澤也今先生之年日高而吾輩之違先生益
遠七十古稀況益之以四借歲有所圖能寄壽於先
生之堂其於百歲僅二十六年耳昊不敏茲有覜顧

之辭願與諸君同賦以致於先生諒惟諸君之意無
殊於不敏也士大夫曰此正吾人欲致意而不可能
者幸公有以敎之於是各述其所賦之辭以輸於宗
大宗大具縹冊求善書翊日帙成顧海曰須子述序
士大夫之意於首海得之三數讀其冊矣乃作而嘆
曰古今人以師道感服天下者孔孟程朱之後逺先
生纔五見爾其他雖不可勝紀皆弗羣此五者卽綢
繆結固君子何取焉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
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又曰如七十子之
服孔子也諦斯言也則士大夫所以感戴欣慕於先

生者葢得其養者深故感戴欣慕其德者至於不能自已若是是與七十子之服孔子奚異也今天子勵精求治於上先生以元老左右廟堂正天下仰沐深仁至治之日陰隲於民旣厚且固神之監之方將與天同極永禩淳化區區百齡何足言也宗大曰此正不敏之微意遂命書之士大夫歌詩之前若引起其意義焉嘉靖六年丁亥冬十有一月丙子序

奉壽王母太淑人韋氏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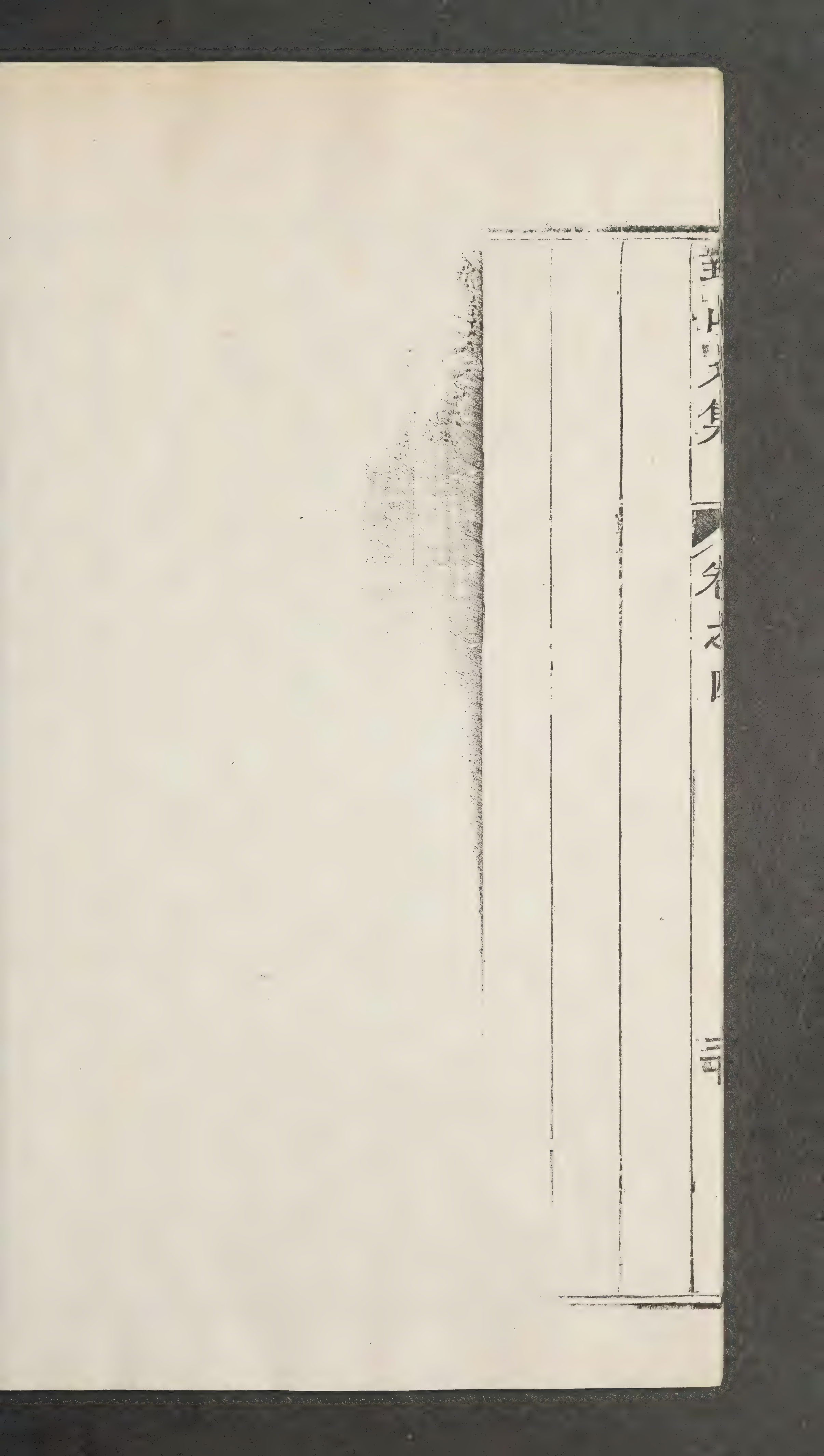
南阜公來撫陝西奉其母太淑人於撫臺凡飲食起居必躬必視太淑人視南阜公盡心體國必益喜身

孟廟[illegible]故南皐公孫得[illegible]夫王事且之依[illegible]稱病一
切整齊振作不急不迫咸就厥度矣冬十一月二十
日太淑人壽踰七旬闔中士大夫登拜於堂上太淑
人千歲壽已又爭爲歌詩賦頌以揚休美以廣德心
於是以海爲序引諸其端海惟古之賢母所以成就
其令子名於當時傳之後世蓋非徒然諄諄切切而
不量其子者也蓋必有以先知其子之可進於上故
周思曲慮必欲引之於道一觀䀨一嬉笑率加謹焉
若孟陶之母是也南皐公雄才雅度海昔雖聞之然
固未嘗就見也乃是秋九月會公西廵過郎不俟謦

蔡祇亡知其爲南皐公矣其所成就豈媿于孟陶氏乎今關中連歲不登十日之內米價騰湧民不復望更生南皐公且賑且處出藏庫之積令民轉糴取息歸以自贍麥豆有收方還其本不幾月而西北兩地之米悉輦致郡邑矣市无騰價民有生心視區區治村歷畎而不知經權之變者殆何如也南皐公與海言昔先大夫泊尚書兼覽羣史以病瘵不能卒業然天性耿介於人寡合端居危坐晏如也某自少及長凡所爲學實未出就外傅皆先大夫口授手改以有今日庚午冬雖嘗迎養京師受有封命然甲戌冬莫

不起矣幸老母在得朝夕承顏古人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換況今日乎傳稱一舉足而不敢忘其親蓋南臯公之謂矣太淑人之德本之先公南臯之勳業本之太淑人是皆獲壽之本故海儕述之以爲壽太淑人詩序嘉靖十一年歲在壬辰冬十二月丁酉序

邑後學　張廷梅與松
　　孫　爕午卿　校字



康對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後學同邑孫景烈孟揚選次

後學長白瑪星阿景謙參閱

王應槐兆三

邑後學耿性直伯正校張書紳丞佩分校

何瑞雲卿

記

蒲汀記

濮州李夢弼爲翰林編修五年由夢弼之祖居京師至夢弼之身幾年婚姻長養宜與濮忘去巳矣夢弼

蚤夜思得以一至望濮坐濮之里與濮人問訊歡笑以徵其初然近爲天子法從之臣有不可斯須去者閱地志州東南故蒲汀喜曰是蓋以居我者吾盡以是私自號之即不能至濮與汀對雖終吾之身命吾爲蒲汀主人吾將甘心焉余聞之曰夫天下之事固有不可以定論者夫自明哲之士觀之未有不先錄其所向而後得者山林之懷古人身受天下之任蓋莫有不錄也夢弼生長京國又舉進士高第爲天子貴重之臣年又少氣質見識又磊落不羣也其將來之受又可以無可止極其聲名令聞不窮也乃油油

然思其土而不忘若以其可以終身如華袞之榮我
也夫豈其性之異哉事固有非我所定者來日之事
吾又安可知也是則夢弼之志而已人苟由是必以
臨於爵祿之間其所以大行於天下國家者其可否
去舍何如也又安知耆耋之至功名之極不從容游
衍於斯以盡夢弼之志也哉則由今日以往至於百
世之下曰蒲汀李子之居未有弗可也或曰昔者漆
園吏周嘗釣汀上夢弼豈亦慕其爲人之高放乃因
以識之歟曰否周放於禮法之外者中人有羞之非
夢弼之所與也今年余來京師夢弼作蒲汀圖凡濮

之大槩若可以盡矣因出示余遂書此以記

拜將壇記

漢中故有高帝拜將壇在郡城南外附城塹實淮陰侯決策之地也代異境遐士大夫非士守監臨莫能輙至其地故登眺之際吟詠之事寡焉自巳巳以來蜀盜恣横郡方弗康天子震怒出師致討名臣鉅公相繼秉節而士大夫以簡命參弼者數年之間始旁午不絶暇日或感風雲之意尋淡遺之跡間多寄興茲壇追懷往事是以遊覽既繁游詠遂侈於是陝西按察司撫治副使呂公克中結亭壇左恐刻貞珉豈

耀近觀蓋咨來哲復以予言記諸亭側夫英雄之會賢聖之業其跡雖遠其教最長也故帝王之興也皇皇焉謙恭延士如有所弗逮而其衰也殺正士任邪佞孳孳然亦如有所弗及焉是以俊乂日遠而讒諂日親此二者治亂之定分存亡之大閑也有天下者可委而不鑒哉呂君承壞亂之餘當更新之際其所以感慨往事而經畫於思惟者至熟也後之覽者苟能思所以搆亭之意有職守者修其所守而不溺於所安懲其所未戒而益致其所當慎則其所以興起其訏謨而延慶於斯民者浩浩乎莫之能禦也豈非

呂君之所能教哉亭作於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明年庚辰冬十有一月甲子記

必遠亭記

見山先生結亭於西郭　農川之滸命之曰必遠亭亭下則川之東陬土沃而易左右皆善圃而先生之圃居其中翠岩榮木掩映環列大河又自秦晉之間衡而東下橫射茲川川自秦山朱陽川來至虢畧北與永寧澗口川合逶迤至數十里經亭北里許始與河遇灝蕩之氣晨夕交騖卓為關東奇觀微雨新霽則大華三峯舉在目前而此亭特據其會乎再來靈

賓先生携酒飲于於亭乃以記屬于初于坐亭上已甚愛山川之美憾不能卜居其鄰日覩其美且幸邸舍接垣於亭得時時觀玩偶一臨坐悠然之興颯然以生殆不知身世之安在也先生以心遠名亭蓋求諸靖節心遠地便之意于觀先生之心澹然無欲雖當顯膴之位而從容謙遜若無所與焉者即日坐車馬之會此心之遠無以易也今天子勵精求治天下名德之士搜訪幾盡廟堂之任將不久委諸先生推是心以加之天下則天下之民又將溥被安靜康和之遠福矣但殆一作此亭之作先生之遠致也亭作於

嘉靖五年秋八月十八日明年三月記

春雨亭記

渼陂子宅後有園幾十餘畝近宅百步爲場以納禾稼場以後後皆園也列植花木蓊薈蓬勃琦瑰逶迤其後又有脩竹萬竿及場西望邈若豐林城市之中能若此者其亦鮮矣亭趾雖築楹棟未樹予每至則坐此而忘歸焉嘉靖癸未夏四月灤江公巡撫過鄠訪渼陂於衍慶之堂民事旣詢倡酬斯作于是攜榼至園卉木榮新好鳥羣至公忻然自適不知逸興之所自也輒已詩成數首擊缶微歌若將神遊八極之表

地雖有然而公之胸次亦可知矣于是以禀餘界知縣黃生曰爲我作亭於圍永爲渼陂夫子之所憩游渼陂子乃以書謂予曰子宜記予惟渼陂子欲搆斯亭也由甲子及今二十有一載矣乃何至公而始成蓋於是而有異數焉造物者若有陰跡於公使兩君子之休聲高誼因是亭以永傳也安知百世之下不以右丞之輞川別業晉公之綠野堂視此亭乎昔者渼陂子謂予曰他日亭成予當以春雨名之方予經始是圍適有春雨而予今返耕於鄠其所以致力於稼穡之間者惟是賴耳斯亦因予日用之常以加之

云爾於乎以夫子之德之學乃俾至於此無他想焉其可以爲千萬世之所憾矣灤江名琍字汝溫永平人渼陂名九思字敬夫鄠人皆姓王氏明年甲申秋九月癸未記

五幸亭記

五幸亭者北山夫子所居之亭也何以五幸名幸者人所難遘遇難遇而遇之所以幸也皆識其所樂逢五者何治亂安危世之恒事生丁禍世蚤肖休德不知兵戈之事雖嘗孽人侮順而耆舊登庸政理未盭羣盜奄平海宇澄乂使得逍遥遊偃於太平之世以

爲之氓此一仕者棄親戚去墳墓雖以淺薄致閑然能常守先人之墳墓使享不後時間又與鄉黨故舊論心話宿傾倒往來則志願愜畢百想咸謝此二居官服政非雄才敏識則不能致名實博嶽美心魯意狂雖事之所至不敢不勉然稽之古人仍多牴牾乃以有罪去役不妨賢路此三古之賢人君子不在朝則在野在朝服政在野服耕耕作之事非力勝年富則不能親而以未老之年優遊畝畝克終初服此四載籍者禮義之府士之源也非閒靜安遂則不能顯理順而致深非氣盛志强則不能礲精而契雋耕作

之餘身有餘力心有餘趣隨所披閱悉可無倦此五于是北山子之友武功康子聞之曰此五者古人之重也北山子有是哉是可以觀北山子矣遂大書於亭以爲之記

光訓堂記

夫父祖以產業付子孫其弗守者多也況乎以道以德而訓其子孫其子孫苟毋失其遺書亦已鮮矣況能身體而力行之又進而上達於古昔聖賢之所訓使其身爲聖賢之徒而若父若祖之道無怨無恫當世之人覩之而興起後世之人仰之而不忘非豪傑

之才明哲之操其孰得而幾也吾友谿田馬先生伯循以光祿卿得告於家繕其先人之墓爲堂以修祀事今年正月廿又六日值先生初度之辰予往壽焉因便謁墓飯於東序堂尚未名先生請予擬之予曰堂當名以光訓先人之道先生若之先人之訓先生遵之幽宅之祀此堂麗焉名非光訓殆於不可於是涇陽諸生遂請予爲記刻之堂下予惟馬氏自繡川先生躬耕說道尚志慎修不求聞達罔就辟舉其高風遜德視區區利祿之徒奔走役役卒無分毫之益加於上下者詎止天淵也雲巖先生又克承先業出

厥緒餘式諸多士美大已集匿光闡發使其道至谿曰先生益暢益肆景慕滿於士林名實昭於宇內明興百七十二年其以道鳴天下蓋惟三四人而已河東薛先生德溫涇野呂先生仲木與先生之外醫閭賀先生克恭蓋亦其人過此非予之所能知也夫學士大夫日誦說周公孔子之道將以成己成物尊上而裕下也乃騰布口說挾道飾奸其人雖三尺之童唾口羞道乃又著爲邪說指斥前進東橋顧先生華玉送涇野先生序支其萬年公案也若谿田先生非所謂克光先訓者邪薰蕕慺惀之餘俯仰無愧君子

之於道若是焉可也後之觀者其有感於予言也夫
其有罪於予言也夫時嘉靖已亥夏四月甲辰記

劍州再建重陽亭記

予聞劍州山水舊矣後見李義山重陽亭銘言刺史
蔣侑治郡理得人從乃大鏟險道混石見土平可容
考工車四軌建爲南北亭以便勞餞又亭東山號曰
重陽以辟風日則劍州山水爽然矣而蔣君在郡能
有暇日以山水自娛又得名士大夫詠述其事播美
於當時遺馨於後世其胸襟意度固亦非凡者矣正
德乙亥武緣李君來知劍州踰年政成百姓咸若於

是廣教化之道表廢墜之跡高城濬池練兵飭備陳禮義示軌則吏就典列俗無曲議乃歷覽奥曲窮索靈秘得茲亭之址焉乃於二三士大夫謀曰夫禮義者世之大閑而佳勝者地之雋腴二者不可毋耀弗示也予既建兼山書院以示學者而又表武侯之廟旌死節之人使庶位有警後賢克循然於禮義之事則庶幾矣佳勝如亭湮而罔知者將數十百年今幸得之得而弗治非所以闡靈秘發坤珍也於是滌穢芟草復斯亭焉畚鍤始興即得義山碑於宿莽之下吳職方記言自古至唐自唐至今僅兩賞耳詎知亭

之興廢更幾許年而復值其人歟然職方又詎知今日之有李君也李君言亭近枕閶溪遠挹五華前對灌陽左秀巖右卧龍城郭樓臺俯在懷抱與職方之記畧同至於長溪清瀉流影不去則吾亦神坐亭上久矣劍士姜文粹玉潔者予舊友也能道李君之事因以書托予記亭云亭崖畔有石刻古重陽亭四字隷大書之爲宋張珖筆予益躍然慎不能從諸君子游也自予記已不知諸君子遊而樂樂而詠者將若干首一作篇尚欲文粹爲吾錄寄之以觀李君之暇日比蔣君何如當亦更爲李君賦之矣關中名區勝壤

不可以數計安得有賢如李君者少爲表章之以快吾意此不知予能待而見之否也李君名璧字白夫弘治乙卯廣西舉人誼深履厚故篤意古道如此亭成戊寅之夏明年正德十四年巳卯夏六月十又八日庚辰記

東崗記

東崗者高密縣東之崗有李子先公之墓故李子結廬處焉因自號東崗子與凌谿子一日過予滸西別業嘆之曰美哉子之居滸西也洋洋乎不可得而繫休休焉其有餘閒也眡予日走且馳以嘵嘵於功名

之間不得恒守其廬豈不大戾哉夫逝景者易汨而
盛年者難再也志曠者寡酬而氣昌者多沮也我盍
返焉以修吾廬乎余謂東崗子曰夫子之養寻居也
似矣然未秖夫子之道而詎以予之苟安不已自昧
乎夫志氣者君子居身之所珍而窮達者士之遇也
士抱誠明惇正之學孰肯忘世自掩與木石麋鹿爲
友儕哉顧惟其所遇而已矣今東崗子以直道鳴於
天下天下之人莫不引頸以望得東崗子左右昌朝
使匹夫匹婦無不各得其所此則東崗子之故志也
今明主在上微賢弗尊微能弗使一切猖狂謬亭邪

僻之人誅戮竄放不使一日雜乎淳人正士之間以傷和厚惇朴之化東崗子顯其身名於方憲樞轄之位握髦俊之教統戎兵之數方將向用不已而東崗子之志可謂行矣學士大夫修之於家者多壞之天子之庭東崗子貴不易其賤泰不失其窮守其官服權貴以生死榮辱不能奪至於黜放擯棄毋以回也艱難狼狽毋以怨也而東崗子之氣可謂浩然不撓矣夫氣者養之所昌而志者事之所本也古之君子功澤加於當時休美傳於來世凡此勿失耳東崗子有是二者凡所以養之東崗之廬而行之東崗之身

者毋有不得亦奚必居東崗之廬然後爲東崗子也傅說不以商弼而害其築尚父不以周師而害其釣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君子之道如是而已矣凌谿子曰旨哉之言是深得東崗子之心即與東崗子日坐其廬以求其道何異是是可以記諸東崗子之廬是可以使子孫後世皆知東崗子之心不負其窮居之守如此也嘉靖八年癸酉春三月甲子記

邢臺儒學記

臨海郭侯維知順德之明年庶政修舉民事熙暟乃謀文化式崇禮事命知邢臺縣康君恕修葺廟學俾

偉偉廣以勸以翼明年三月績用告成邢臺縣學官諸生偕走幣來京師請余以紀用廣侯與康君之德予以去春過邢凡侯之德聲政績知甚茂也乃書之曰夫邢臺之學自予癸亥之暮過而觀焉曰何蕪穢不治也去年又觀焉曰何靡靡如前日也然見郭侯焉曰是非靡靡如前日者而已也是將以擴而宏焉偉壯而嚴焉也有來自邢臺者吾如問斯學焉必曰侯且匍匍然靡爾寧也順德之化其將有大興乎然而諸生請以成矣噫嘻盛哉政與教之不可並也久矣豪智之士多疎畧禮義以先禁刑故見有亡犯者

逆安以肆焉見諸生執禮弗肅弗下則惓惓怨欲治焉曰吾何得區區以教爲也夫如是故民日不親而風俗衰焉民口不親而風俗衰故上無以畏下無以恃貿貿焉率而僞焉貿貿焉率而僞故放放焉若禽獸而弗能悔焉民皆放放焉若禽獸而弗能悔是惡貴乎爲人上也侯之德宜邢臺之人有勿忘焉凡郡縣之役制之於上吏盜之以疲敝則未有勿廢也康君雖力能從事使微侯在上焉亦已已矣廟之制正殿五楹東西廡幾楹大成門幾楹戟門幾楹學之堂齋號舍各幾楹而榱桷修飾皆百倍舊也諸生云舊

廟稍與學舍徧匝今稍東遷之故能廣且宏焉外又作兩坊皆壯麗可輔可謂偉矣康君齊之陵人能篤信守也故能爲侯與與康君謀者訓導黃錫嚴桂謀之而盡度營作終郭侯康君之委者生員柴瑄戴憲也其縣丞李釗與義官二三人又掌役者云

閿鄉儒學記

朔州孟周令閿之七年爲 治辛酉人民既和庶政咸舉方有事於學宮葺其敝壞廣其狹隘三年癸亥績用告成將圖所記余適以恩命奉母歸里學官及諸生走來以請極言周所以恢拓興作之事未嘗勞

力費財又未嘗假邑上吏以便宜其力分巡王按察欽以周之力於是也立處百金與之周又懼後者之不壯與所鄰又浮屠之或以移易士習也又遷而取其地以益之予聞之甚喜明日與諸生往觀不及奢靡而嚴正已極乃歎曰若非今之所謂令乎何獨若乃爾也假上吏之邑營繕無益緣飾多利彼豈以是爲不善也而亦乃無一人之肯爲是如周所用心者吾奈何可辭也來當爲若爲之夫有司之職其所宜最先者莫如人民而自安養休息之餘所以振作教化使不失其道則莫先於學校之政國家深仁涵漸

百十年來申重懇切已謂至矣而天下之吏澹不加意如秦越之視其要名侈炫之徒或又舉而不終隨人移易由周之迹觀之使令皆如周焉民夫何有不教也廟與學並廟左屋以間記門堂十有一廡二十有一廚六皆廟門堂七齋舍六號舍二十廨舍三饌廚九皆學其廟東西又牌坊二蓋自洪武時縣令金元亮創爲至今已百有四十歲歲遠人亡可知其陋否也吾聞君子之心惟所加者能自淵實則功效自大閩鄉之士將由是以往必繼有錚然以出爲世鳴者予將以日望之相是役者縣丞黃歆主簿周冕後

二年乙丑季冬十二月教諭程實訓導王達葛瓚與
諸生張嶶等復請是夜移宿靈寶行署遂記

主一齋記

夫主一功之專而不雜者也存乎吾心而不與乎二也而何以名齋志心也天下之理皆具於心凡吾所以求得於此皆心也心有所雜則他適而不能一而所謂理者去也不可不志也惡之其一而可以主從乎知也天下萬事孰有不先知其所在而可以有達者而況於道可以貿貿無定者求邪是惡可不知道志之者何求省於此使所以知而以一之者不荒也

人有偶同於聖賢之所爲者雖惡人然也卒不與於聖賢者弗自其偶同者極之也而吾又惡知其果哉是一而不忘也故曰不可不志也

河東運城敦行鄉約記

昔者予友涇野先生呂仲木氏謫判解州置解梁書院以教學者悅其民風純儉有先王之遺意又[illegible]高年善人敦行鄉約俗則彬彬然化矣嘉靖甲午監察御史江東古峰余君嘝之巡按河東懲奸滌弊之餘覩運城市肆連絡民棄本逐末與行之志寖微於是懼焉集其城之士大夫耆舊謀曰昔聞涇野先生

居解敎民訓俗敦行鄉約天下望而效之益有恨其
不身逮者解梁事豈非諸君親覩見也哉盍亦得其
高年善人敦行其約使後生小子得於觀感篤義賤
貨廸爲善俗以復先王之舊此非士大夫耆舊之首
事乎於是士大夫耆舊矢心敦約肄於君新建書院
中從者如雲莫不以爲快覩則其心之傾向愛慕畧
可徵矣君於書院養蒙館中又立鄉約亭暇則親考
厥成而小學之童又日日望其行事則所以淑其人
善其俗者融暢浹洽直與涇野在解相埒師友之間
操履如一天下後世益將欣慕興行惟恐有弗逮爾

其於聖天子化民成俗之意敬承何如哉士大夫耆舊恐其後人莫知所以敦行之自訪於余君价其太學生王季隣氏以予為記因以此歸之

雜著

題唐漁石雲南兩疏後

此唐子以監察御史巡按雲南時作也讀此二疏而又逆覩當時之行事非守死善道執德不回之君子不可幾也毅皇帝聰明寬裕有君人之大度顧崇遊畧細間為奸邪所乘竊弄威福流毒士類而士類又不自砥礪修飭惟是弭畏憒職故上虧國經下失道守而

紀綱法度因以不若祖宗之舊者不獨奸邪然也曩者客自雲南來云唐子巡按雲南綽有風度至要其事實則正此二疏所指顧予不得觀其文辭以快心焉乃唐子以提學來閩中于是請而觀之三復興感焉曰嗟乎天下固有經雖大奸羣肆莫能變也至其緯則隨觸而紊非可憂者也故君子之責獨先守經經正則天下無不一於正今之君子恤其緯而不求於經故往而踣動而勢非時之難所以處乎其時之難也錢寧事毅皇帝寵璫避席卿相俛首聲勢所加不拉而靡賣官鬻獄厥門若市當是時苟有所援莫

敢弗應也況茂和爲其義父敢當堂裂其書而力制其案此非守經不惑明義理之分察執守之節必不能也鳳朝鳴父子稔惡神人共怒積賂交權若援手足公卿覆諭尚多曲辭唐子以孤子之軀遐當萬里乃抗奏數四卒允常刑孰不以爲至愚然終寧之身無敢以禍加之者彼固知此之爲經也君子之於事也守其經行其義而已矣吾義旣正則小人雖欲肆其志意亦必以經爲忠以義爲畏而不敢矣魏操以三分有二之勢而猶下意於僻存之獻畏其經也操之大無忌憚者是尚忠畏之則寧之竊弄威德顧敢遽

溢於操而弗畏耶予於此旣以服唐子之氣足以有執於是而又有以服唐子之識足以不惑於是因私識諸兩疏之後苟有觀唐子之風者將必興感於斯文焉

書朱子卷後

此諸公所以贈凌谿子守延平者也凌谿子在延平能率循其行事使民淳俗美此於諸公之贈何少愧予得而覽之知諸公於凌谿子倚望甚厚夫士之有志於天下國家者自其始學知道蓋莫不蚤作而夜思然能實加於躬行千萬不可一二夫君子之論不

白於天下學士大夫之行多嵬於小人由是二者居之不變雖堯舜不能治天下此凌谿子將來之責倘亦如諸公之望於延平否乎正德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志

南嶠子陰德傳系贊

予徃過鄠會渼陂先生言及南嶠子之賢如此其陰德表表然非人所能及也南嶠子儒職也俸薄地寒王邦相鄠之編民與南嶠子風馬牛不相及也携幼子客寓潛江潛江之人何無一人憫惜之者顧六歲兒匍匐見南嶠

子南嶠子不忍之心則勃然而不可遏求醫藥致館穀不幸而死旣爲之棺斂又擇地寄葬表之以石收養其子教之讀書於戲仁哉載籍所見若南嶠子實未多有比得南滇子樊少南所撰南嶠子陰德傳心實慕焉爲之

贊曰

繄惟天地大德曰生仁爲人心心孰不靈厥養旣薄忿欲斯乘旣窒且梏至德以傾違不舉職殘物釀名窮罔恩義違天取盈比之南嶠殆且蛆蠅聖人致曲曲能有誠從約致博奚性弗充牧此大邦下民是承

顛連困鬱遐邇同情心誠求之物用乃亨惟君不貳惟行斯直君相桓桓推賢任能夾敷洪化易如建瓴勝殘拯溺世萬其稱嘉子之仁因心匪迴言不盡意但發厥聲

王汝鄰字說

河東王君世相舊有字矣或以爲不切於義予客函谷君從河東來訪予因易之曰汝鄰書曰臣哉鄰哉凡人臣皆以輔翼厥辟爲職有鄰之義焉生固學以待用者安知他日用之於官者不有取於鄰之義乎吾聞君昔遊京師嘗友乎天下之士於凡所以輔翼

匡直之道講之熟而勵之志者較乎精矣又安知他日不爲輔翼匡弼之臣而已邪大學之教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均與有天下之責焉故字君曰汝鄰欲顧名思義若大學之教必以鄰爲職分所當爲也君勉之哉茲吾先已望子之自鄰其身者何如耳天下之事蓋未有已不能鄰而能鄰乎人者也君勉之哉

與姜武功計處樊伸等賊攻犯事宜

承諭曲盡計度滿城及郊外生靈荷德寢愛比之更生然有數事輙令錄上煩亟爲斟酌施行則所益不細曩時蜀漢征勦橫及無辜正坐執事者不能先物

審處以致倉卒失措雖悔何逮昨日得賊馬者卽以馬賞民人人思奮恨賊不卽至境賞罰之際果能信勇鼓氣如此有不戰戰必勝也惟公亟求入操之人下塲操演昔种武功懸金錢誘人習射已有益於宋矣何今異昔耶乚一擇精力之人守把城門盤詰姦細及昏封閉日出方開若有面生可疑之人卽送官查究過夜有公差人至亦必達驗同行之人多寡然後索其所執關文劄票果是眞實方令守門官布列執兵之人開門照數放入蓋恐賊輩乘機夥入不得不謹也一上城急令上城之人逐名搬置石子在上無

人以三五斗為率以備緩急仍令每五人具手銃一
把火藥銃楔俱要完備精好萬一賊來攻犯城池倘
石所不能及者則濟之以銃賊不敢邊近矣一再擇
各處鄉村丁壯者令編爲羣伍除大窑村鎮自爲防
守外其聊小村坊宜三五處相結俱要器械精好垣
堡堅完不惟遇賊可以勍拒無畏而官軍喜功妄殺
者亦不敢肆其志矣又於境內軍屯寨聚摘取精力
驍勇之人令自備什物編爲行伍與城中良家子弟
及機兵民壯立番演習銃射居前兵刃居後務令純
熟齊一然後用之出奇勦賊則所向不怯全功可致

也一各邑入操人數既令衣着整齊器械精好矣仍須編置行伍或十人或二十人俱要先立隊長建設旗幟必其人人相認隊隊不錯然後令之審金鼓之音識進退之節遇有緩急號頭一舉各相檢察毋使姦細乘機竄入以生他變又與嚴立約束功者必賞罪者必罰則水火可蹈生死無避矣更選前鋒之人八九十數給以紙甲令之衝鋒直前則後軍望之自無不奮力爭先矣久之則人人敢勇遇敵則摧一可當十十可當百有此千人雖橫行匈奴可也況無習草竊哉一各處鄉夫除修壘城塹者待其功完放回

外其餘應點壯丁欲審視有無器械宜令該里里老先逐名點閱明白的無而生可疑之人參錯頂數方許上堂稟過令村長以次領進點視若里老胡究搪塞不行用心致有疎虞先反覆申諭以軍法從事令下法行姦細聞之自不敢舍命夥入而遠近皆齊矣點視已畢領打關防就令出門各回村鎮瞭視緩急收拾禾稼協心防守則農事不失武功丕振壯丁既不至忨愒歲月村坊又得以互相保助矣其出門之後仍要把門者赴堂稟報某里壯丁若干人某時出門則凡在 城內者皆係的有來歷之人而一切訪覘

姦細無復容身之地矣

邑後學張廷梅與松
孫　爕午卿　校字

